

理想国

U T O P I A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顾问 姜涛 胡博 余小霞
审定 姜涛
主编 葛瑶
副主编 王沫
编辑 裴臻 吴金明 钱丽丽 何伊宁
曹蕊 许童童 苏建鹏 王明鑫
林好 谭佳慧 白利娟 朱晓宇
马有才

封面 《阅读世界》

封底

封面设计 葛瑶

鸣谢 所有参与院刊制作的同学们
提供支持的学长学姐们
所有读者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院刊工作室
邮编：102206
E-mail：cufessd_utopia@126.com

目录

美国文学：冲撞与调和	
04	在路上
05	有些故事注定要从结局讲起
07	一个梦想，你会握多久
08	谁是啤酒型作家
	王明鑫
	许童童
	谭佳慧
	布丁

法国文学：时间的酿造	
14	时间的酿造
16	灵魂
18	萨特——“存在先于本质”
	裴臻
	林好
	傅佩荣

英国文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10	英国：那一抹醇厚与烈性
11	不要挤
12	这样的女子，你会爱吗
	吴金明
	狄更斯
	钱丽丽

日本文学：刚柔并济的醇美	
20	橘子
22	醉与梦
	芥川龙之介
	何伊宁

中国文学：一壶浊酒喜相逢	
24	病隙笔记
26	顾城悲剧
29	禅如戏
29	将进酒
30	诗人与酒
	曹蕊
	白利娟
	李白

32 附：关于我们



美国文学 | 鸡尾酒

冲撞与调和



在路上

社会 13 王明鑫

还有什么比在路上更有生命力？
还有什么比在路上更洒脱？
还有什么比在路上更艰难？

从丹佛的乡野小路，到科罗拉多州的荒漠之路，再到纽约的第五大道；浪子的路，乖孩子的路，五彩的路——究竟该在哪条路？以哪种方式出行？何处有路尽头？

凯鲁亚克不知道，他的伙伴们不知道，上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人不知道。凯鲁亚克和他的伙伴们只是知道，他们——年轻的他们，不愿意，不服从，不能，迷失在疯狂追求物质主义的 50 年代的美国社会。或许，他们无法清楚该走那条路，可是，他们最清楚有一条路绝不会走——应和虚假

的繁荣，甘受同一性压迫的路。不为什么，只是想清楚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

离经叛道，却有着对社会最深刻的认知；迷茫荒诞，却有着最清晰的信念。他们，所谓“垮掉的一代”，带着对世俗社会最深刻的嘲讽，坚决地走上了与所谓“正经道路”彻底相反的路，那些别人眼中“疯子的路”。在路上，他们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到达，以千百种方式在同一出发地和目的地往返，路是身与灵魂共同的放逐，旅途是身与灵魂一道的探索。“他们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探索，以期找到一种所谓的真正文化。”

以年轻的名义，凯鲁亚克和他的伙伴们出发，当青春不再，时光浪掷，

他们还在路上吗？“到最后，所有的朋友都正经地生活了，回首发现，在路上的只有自己。”抵不过时光，终究是走上了生活工作终老的路，可这不是对青春的不忠诚，因为最应该不屈的时光已然走在了最值得的道路上。抵得过时光终老，只有凯鲁亚克还在路上，倾其一生，念念执着灵魂的路，虽最终仍未找到灵魂的归宿地，但我想，一生一念也是完满。

或许，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过后，总会留给人特别是年轻人一道道伤痕，也总会驱使他们修补伤痕。二战后的美国，有“垮掉的一代”；文革后的中国，也有“迷茫的一代”。他们，在年轻时眼见社会毁灭的事实，历经社会重构的艰辛，因迷惘而探索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在路上，不做停留只是出发，耗尽青春，为的是一个赤子的世界。

而我们与他们纵有千百种不同，也有一种相同——年轻啊。眼见，凯鲁亚克和他的伙伴们手持朗姆酒，结伴在路上；而年轻的我们，是否也需做点什么，为所谓的理想过活，“我们不是稻草人”，我们是年轻人。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有些故事 注定要从结局讲起

社会 13 许童童

其实，所有的结尾又何尝不是开端呢？

故事的开端是一个生命的结束，他叫爱迪，83 岁生日那天，为了拯救在突发事故中身处险境的女孩而殒命游乐场。醒来时，爱迪已经身处天堂，这才发现：那里并不是牧歌萦绕的伊甸园，而是地球上生活片段的交叠重现。五个与爱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轮流登场，引领他寻找逝去的时光，追问人生的谜底。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让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成了锁链中的一环，分享着同一个秘密：天堂里，会有五个人，未了的五段不同的记忆，等候你长大、相爱、衰老、死亡，等待着解答你最后的疑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同一个。

如果生命中只能遇见最后五个人，你会怎样选择？爱迪的遇见虽不是自我选择，但亦可体会出心向往之。蓝皮肤的陌生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指挥官，游乐场创办人的妻子鲁比，已去世的妻子玛格丽特，最后一位是年约五、六岁的菲律宾小女孩塔拉。这五个人中有爱迪一生中的挚爱，也有只见过一面的故人，更有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却都在影响着爱迪的人生。

这五个故事每一个都在解开爱迪的心结，他认为影响了他人生的腿伤、他讨厌的父亲、妻子去世的哀伤和他一开始不愿意待的鲁比皮尔公园。记得他说过，上帝好像已经把他

遗忘了。而他死后，终于明白了这一切的原委，也突然懂得，所谓的他该去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其实他都做了，那就是他的人生。

有时候会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所谓的自有安排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命运的感觉吧。一个个的选择组成了我们的人生，而这些选择看似不同却又不知不觉中指引着我们朝着一样的方向走去。然而这种不知不觉的不是说生活是那般的顺理成章，只是在迷茫烦躁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心中会有一个坚定的声音：一切都会过去的。每件事都会是一件好事，如果现在不是，那是因为还没有进行到最后。

正如这个故事所说，我们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都有一个原因。你当时可能不知道，而这就是天堂存在的意义，让人们理解他们在地球上的生命。这是上帝能够给予你的最好的礼物：理解生命里发生的一切，让你的生命得到诠释，你一生所寻觅的正是这份宁静。让你懂得爱、原谅、付出、生存和死亡。也只有当你知道自己活过的意义，学会原谅，学会欣赏，学会幸福时，你最终到达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那里不一定开满了鲜花欢歌笑语风景旖旎，但你已经知道如何幸福快乐，你已在天堂。

天堂太远，那么，就让我们先在人间相爱起来吧。



一个梦想，你会握多久？

社会 13 谭佳慧

这是一个梦想丛生的时代。

春风吻过大地。于是你看得到无数生命紧握着重生之梦，顺延土壤挣扎突破而出。埋藏于地下一整个冬天的梦想终于冲破囹圄、逸散出浓郁的新生气息。他们笑着，叫着，欢呼着，绽放着。然而只消几月，温暖渐失、凄清笼罩、苍黄席卷，绿色被勒令消退，被坚持了一整个冬天的正灿烂盛开的那些生命的梦想，被重新囚禁于干黄与惨白的桎梏之中。

年复一年，那些生命所执着的重生之梦不曾停歇。即便频繁面对绽放后的凋零，即便盛开短于服役，即便周而复始地彳亍于捆绑与突破之间，依旧春风吹又生。

似乎一切都是如此，只要坚持，只要紧握，便能拨开层层雾霭，迎来穿透云翳的阳光。——那些生命也是，我们也是。

可惜这些自然而然、理所应当，似乎建立于一个我们所不愿承认的前提之上：生命可多次循环。草木枝桠的生命在一定的年限中循环往复而不断始终，而于人，生命因“只有一次”才弥足珍贵，万事因“无法改写”才妙趣迭生。我们无力重生，我们的坚守未必换得来期待的结果。那么，对那些置放于橱窗之中的闪耀着的梦想，你，会握多久？

当盖茨比的故事在文字纸张中放映的时候，当一切只是沉浸于糜烂的酒食微逐的时候，当情节引得我反复戏谑人性与现实的时候，我并未觉得难过——直到我看到他“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那片停驻于记忆陈塘中的星光，混合着他以为随时间推进便能愈醇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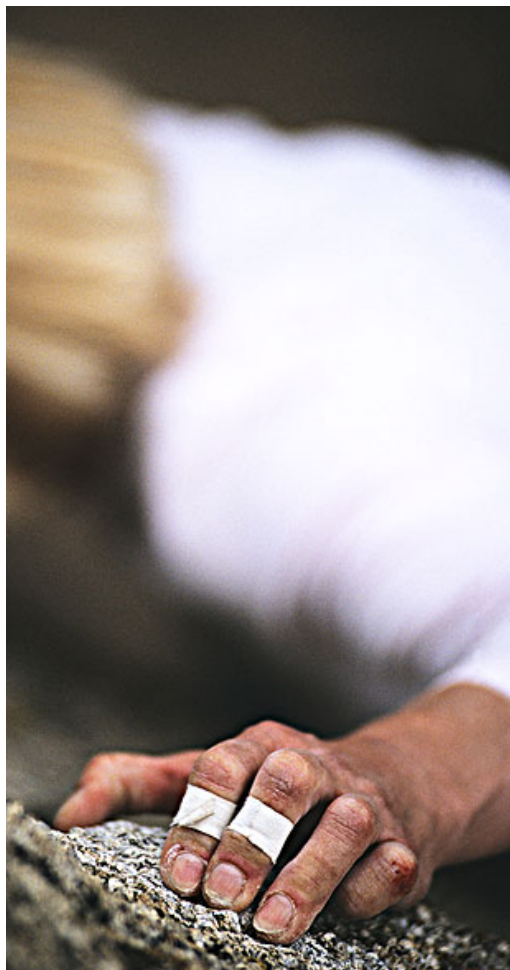
的芬芳，交错着现实与幻梦浓烈的碰撞。他不顾“黄金女郎”黛西早已移情别恋，他不顾“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不顾他所沉迷的过往早已被碾压成碎片，他只义无反顾地奔向他的初衷，他只固执地坚守相信，他只一心追逐那个具有强大活力的幻梦——而艰难地在一整片泥沼中前行，受苦受难而无悔无怨。所以他不惜投身于纽约金钱世界的污泥，即便他对叮当作响的财富并无兴趣；所以他买下旧爱海湾对面的别墅，只求能有机会吸引她前来赴会；所以他为她承担撞死人的罪责，即便她未曾选择跟他走。

对于那么多那么多已腐烂的人事，我想，他不是不知，而是不看。因为他追求的已不是黛西本身。“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紧握一个梦想而如此纯粹。那个梦想仿佛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斓的大气球，又仿佛一摊随时会破裂的泡沫。那是那盏他不断展望的绿灯，他最崇高的信仰。可惜他越努力靠近，它越迷离遥远；他越努力奔跑，它越扑朔迷离。他越奋力向前划，那逆流而上的小舟，越是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所以你讶异，既然像盖茨比一般，坚持抱着一个梦想直到生命终结依旧没有结果，我们又何须牢牢追逐梦想不放？！如今我们作为他人生的观众，看他“碌碌无为”的一生，喟

叹生亦何欢、梦亦何美，却不曾想过，倘若我们是这场精妙绝伦之戏的主角又会有何感。或许，即便最终依旧未能完梦，即便尝尽人间辛苦，即便为抱一个梦太久而付出沉重代价，他依旧能感到幸福。因为他始终紧握梦想，始终不断前行，始终未忘初心。也正因如此，盖茨比才是了不起的。他才能使一开篇便表白不轻易褒贬人物的小说叙述者在与他诀别之前理直气壮地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

所以，别觉得自己在坚守无谓的梦想，因为当你追逐着它、拥抱着它、紧握着它的时候，你真的很了不起。



谁是啤酒型作家

布丁

酒在卡佛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我可以坐在这儿喝啤酒，和你们这帮嬉皮喝上一整晚，这种啤酒我一气能喝上十夸脱，一点事没有就跟喝白开水一样。”据说在爱荷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卡佛和契佛经常一起喝酒。上面那首诗的题目叫《和查尔斯·布考斯基共度的一个夜晚》，这布考斯基是烈酒气质的诗人。他说：“一般我们喝完威士忌，就用啤酒漱口。”据说布考斯基一晚上能喝掉30瓶啤酒。“酒吧又回到我的身边，那是个不管坐在哪里都能闻到尿骚味的地方。你需要马上灌一杯来抵挡那浓烈的味道，再来个四五杯，你又可以回到小便池前。看到生啤酒装在玻璃杯里，杯壁散发着温和的光，白色的泡沫望着你，时而有些破裂的震动。啤酒是绿色的，喝下一口，大约四分之一杯后，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你复活了。”

威廉·福克纳和麦卡勒斯都有一边写作一边喝酒的习惯，前者手边是威士忌，后者喜欢红茶加雪利酒，不过这两人的作品都冷静得要死，看不出一点儿酒精的味道。但是海明威能看得出来。海明威说，他看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的最新作品，能看出来他们最近喝酒多少。据说海明威的肝从腹部突出来，像一个水蛭，能把自己的肝喝到这个程度，可见海明威的酒量。中国古话说，海量海量就是海明威那个量。卡佛一生贫困，酗酒，写的也是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一个统计，说美国7个男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5个是酒鬼。为什么作家都要喝两口呢？有一本专著叫《酒精和作家》，道理说来简单——写作要不断地做白日梦，酒精能帮助你做白日梦；写作要求自信，喝酒能让你自信；写作是一件特别孤独的工作，喝酒可以缓解孤独感；写作要求紧张和专注，喝酒能让你放松。

（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英国文学 | 威士忌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英国：那一抹醇厚与烈性

——狄更斯和苏格兰威士忌

社会 13 吴金明

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2月7日生于英国朴茨茅斯，1870年6月9日卒于罗切斯特。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酒品如书品。在众多的酒类当中，苏格兰威士忌可谓与狄更斯有着相似的特性。苏格兰威士忌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世界名酒。其最大的特色是在酿造的过程中必须使用泥炭烘烤酒桶的内壁，再将酒装入桶中陈年久酿而成。这使得酿作出来的威士忌酒带有一种特殊的烟熏味，散发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苏格兰威士忌制作时的原料是大麦谷物，而狄更斯写作时也要采集大麦和谷物，这便是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作品中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遭遇，这些故事，经过狄更斯的“酿造”，变成了深刻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现实的小说名著。正如威士忌酒桶经过了泥炭“烘烤”更增添了独特的气息，狄更斯少时生活的窘困和日后的细心观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养料，因而他酿造出来的作品也带有独特的“烟熏味”：无论是《雾都孤儿》中作恶多端的窃贼团伙，还是《大卫·科波菲尔》中年少的主人公备受艰辛、饱尝人情冷暖，亦或是《艰难时世》中贴近现

实的工人运动，无不真实自然，令人信服。这样的成就离不开狄更斯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耐心体验和深入思考。

苏格兰威士忌口感既圆润醇厚又不乏酒劲。慢慢啜饮一口威士忌，用舌尖将其在嘴里回荡一圈。当威士忌的香味溢满整个口腔时，稍不急咽下，细细在不同部位体会不同香气，



酒的醇香气息弥漫在唇齿之间。待到咽下肚去你会感觉一股浓烈，在周身运转，慢慢地，酒精涌上了大脑，令人精神一振。狄更斯作品中同样有着相得益彰的两方面特色：幽默风趣而又不失犀利的笔锋。他的作品，初读时人们往往被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时而为主人公的遭遇感到同情，时而被其中的幽默叙事逗得哈哈大笑，时而为比较圆满的结局感到欣喜。

读完之后，放下书本细细一想，狄更斯借小说对社会中的种种现象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圣诞颂歌》看似只是讲述圣诞节中吝啬鬼幡然醒悟，变得乐善好施的故事，其实蕴含了对“善”的强大能量的坚定信仰。但狄更斯并未空谈“善”，而是借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步步展现“善”的力量。狄更斯早年的作品往往较多地使用了幽默夸张的讽刺，如《匹克威克

外传》。到了后期，他常常抛开幽默，更直接通过故事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看法，如《远大前程》。

刚蒸馏而成的新酒是无色无味的，而且不宜入口，必须经数年窖藏，去其火性，方会醇厚芳香。芝华士十二年威士忌的特佳酒质，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优质威士忌酒。而狄更斯通过三十多年的勤奋写作，留下了19部著作，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身上汲取营养的作家不可胜数，契诃夫、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狄更斯不仅对英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名声也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和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其作品可谓是历久弥新，至今依然盛行。正像令人回味无穷的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样，狄更斯为我们当代社会打人们留下了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他的作品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相反，今天我们再翻开他的书，依然能从满篇幽默的话语中获得智慧的启迪。恰如那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醇厚、有劲。

不要挤

查爾斯·狄更斯

你不要擠 世界這麼大
它容納得了我 它也容納得了你
所有的大門都敞開着
思想的王國是自由的天地
你可以盡情地追求
追求那人間最好的一切
只是你得保證
保證你自己不使別人感受壓抑
不要把善良從心靈深處擠走
更得嚴防醜惡偷偷潛入你心底
給道德以應有的地位
給每一件好事以恰當的鼓勵
讓每一天成為一項嚴峻的記錄
面對着它你應當問心無愧
給人們生的權利 活的餘地
可千萬 千萬別擠



这样的女子，你会爱吗？

社会 13 钱丽丽

阴暗、潮湿、散发着一阵一阵恶臭的角落里居然长出了一朵白茶花。它生的洁白，娇艳欲滴，它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引得人们纷纷注目，但只是驻足，并不过问。它最终被这糜烂的角落腐蚀，被这黑暗的角落吞噬了生命。

它是一朵白茶花，她是玛丽·杜普莱西，她是玛格丽特·戈蒂埃。

小仲马化身阿尔芒·迪瓦尔，玛丽·杜普莱西化身玛格丽特·戈蒂埃，在《茶花女》里又开始了一段痛彻心扉的爱恋……

她是巴黎社会上著名的妓女，靠花容月貌在贵族公子中如鱼得水，却甘心为一份单纯的爱情舍弃一切；他是税务局长的儿子，却深爱着一位靠卖身为生巴黎交际花。或许这样的爱情，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并不认为是爱情，是伤风败俗，是低俗下流。但是人们可以反对妓女，但谁也不能反对真爱不是吗？

“她的心像最高尚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别人有多么贪婪，她就有多么无私”。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评价玛格丽特的句子，看到之后有一种不能同意更多的感觉。玛格丽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碰巧她生得贫苦，又碰巧她美得如痴如醉，她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养活自己。但她选择了自己的一生：她为了维护和阿尔芒的爱情甘愿放弃她以前怎么也放弃不了的糜烂生活，和阿尔芒一起搬到乡村过着普通人平凡清苦的日子。她放弃了摩里阿龙公爵的经济资助，她甘愿卖掉以前自己视如珍宝的珠宝首饰抵债。但是她最后又为了尊严放弃她和阿尔

芒的感情回到以前荒唐的生活，去成全他也成全了自己，默默忍受着阿尔芒的误解甚至是诋毁与侮辱。

所以，最终这一朵内心洁白无瑕的白茶花在最后一丝阳光消失后也倒下了，再也无力起身追求滋养她的阳光。

妓女的一生本是凄凉的，玛格丽特的一生也是凄凉的，但她或许也是幸福的，起码拥有一段那么真挚的爱情，起码和阿尔芒一起在乡村的日子她体验到了凡人的生活，起码因为爱上阿尔芒，她的心灵也受到了净化。

玛格丽特含恨离开了，但她终于离开了使她身心俱疲的世界，她的离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但对阿尔芒来说，知道真相后真正的痛苦与悔恨才刚刚开始。或许这也是小仲马最真切的感受，玛丽真心爱着小仲马，却又不得不为了生计重操旧业，小仲马一气之下留下一封决绝信后离开，回来才得知玛丽已经去世。更让他惊讶的是，病重时的玛丽无人照料，无人陪伴，昔日为之疯狂一时的追求者们一下没了踪影，遗产也多用来拍卖偿还债务，玛丽甚至定下遗产继承人终生不得来巴黎的规定……

这一幕幕刺痛着小仲马的心，他怀着痛苦与悔恨隐居乡村开始创作，与其说“隐居”，倒不如说他“躲”了起来，他把自己的心藏了起来，不敢面对与玛丽相关的一切。一年后，震惊世界文坛的《茶花女》宣告问世，一个可怜可悲又可敬的女子深深刻在几百年来人们的心中。

只愿玛丽和玛格丽特来生能与阳光相伴，不再有黑暗。

法国文学 | 红酒

时间的酿造



时间的酿造

社会 13 裴臻

在《午夜巴黎》这封伍迪艾伦写给巴黎的情书中，74岁的老文青营造了他所幻想的黄金年代——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巴黎，夜夜笙歌，是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电影等各种艺术交织碰撞的时代。法国，是座属于艺术的上帝之城，在这座城中，文学的存在就好比是红酒，因为它们都是由时间酿造的珍品。

我们常问，时间去哪了？仿佛不经意间我们就从蹒跚学步的孩子长成了大人，白发和皱纹提醒我们年月的流逝，提醒我们不断老去。时间和变老成为我们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加快我们的人生，总想着在时间拖垮我们之前打败时间。

在我们加快时间的同时，法国人却在放慢时间。塞纳河左岸的画廊，咖啡馆，小电影院，他们喜欢在这些地方与时间同行。时间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们用时间和橡木桶酿造了葡萄酒，从此全世界都忘不了这种回味悠长，余味不绝的口感；他们用时间和笔创造了法国文学，从此我们迷上了这种理性和情感的激烈碰撞。

时间是一场华丽的复仇。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写道，“人类最后的希望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14年，等待，无尽的等待，但结局却不是无尽的绝望，伯爵用等待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涅槃重生。神话中，雅典娜在潘多拉魔盒底放入了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时间，等待，我们怕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没有希望。

时间是一段美丽的邂逅。“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80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18岁的年纪我们确实不在乎什么时间，直到身边的人走了，我们才会在乎时间的残忍，夺走了最美的时光，夺走了最好的自己。但真正到了最后，我们又会感谢时间，留下了半辈子忘不了的爱情。

时间是一场华丽的复仇。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写道，“人类最后的希望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14年，等待，无尽的等待，但结局却不是无尽的绝望，伯爵用等待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涅槃重生。神话中，雅典娜在潘多拉魔盒底放入了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时间，等待，我们怕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没有希望。

时间是一段美丽的邂逅。“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80岁的杜拉斯在《情人》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18岁的年纪我们确实不在乎什么时间，直到身边的人走了，我们才会在乎时间的残忍，夺走了最美的时光，夺走了最好的自己。但真正到了最后，我们又会感谢时间，留下了半辈子忘不了的爱情。

时间是一场不如意的人生。马塞尔·普鲁斯特，法国作家，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失败者，得不到回报的单相思，同性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花了20年时间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写出了《追忆逝水年华》。有时候时间真的很奇怪，那些悲痛的时光往往让人感觉若有所悟，而那些转瞬即逝的快乐时光却让人感觉可惜。我们不需要苛求不如意的人生，人生本来就是由许多不如意构成的。

我把我所认知的法国文学叫做时间的酿造。就像是一口葡萄酒，刚入嘴是浓烈的芳香，然后是淡淡的清香，最后反倒体会出微微的苦涩，但却是回味无穷。法国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似不经意，抱着爱人，坐拥塞纳河边的晚霞，但他们却早已洞悉时间。他们学会了用时间酿造美酒，也学会了用时间酿造文章。

马塞尔·普鲁斯特简介



马塞尔·普鲁斯特简介

普鲁斯特生于法国奥特伊（Auteuil）市拉封丹街96号，为长子。父亲是名医，母亲是犹太人。信仰罗马天主教。九岁时初次气喘发作，因此常缺课，但到青年时期修读哲学，文采渐渐散发出来。1889年入伍，1890年退伍之后开始替杂志撰稿，大学毕业，当上图书馆员，但因健康转坏，患有严重气喘，不能接触屋外的空气，足不出户，开始撰写小说。

普鲁斯特的气质内向而敏感，对母亲十分依恋，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沙龙，巴黎贵妇沙龙中一出手豪阔的常客，熟悉上流社会人物的形形色色。他在写作时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世界”如何反映在“主观意念”中。透过他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他的叙述时时中断，小说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联想、心理分析，一个失眠的夜可以花40页来描述，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掉190页的篇幅。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

以压缩；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189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欢乐与时日》。1903年父亲去世，1905年母亲去世。双亲的去世促使他以文字来追寻童年，一般学者认为他是在此时构思写作《追忆逝水年华》。1913年年底出版了《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去斯万家那边”，隔年又出版第二部。1919年10月迁入阿兰街44号，在此直住至逝世。1922年秋天，普鲁斯特因肺炎病危，他拒绝了医生的治疗，自行饥饿疗法，只吃少量的水果、冰激凌。据说普鲁斯特11月18日弥留之际，曾派司机去丽兹酒店买他最喜欢的冰啤酒。他将最后的精力花在《女囚》草稿的校改。在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前，一共出版了三部。《女囚》、《女逃亡者》以《阿尔贝蒂娜不知去向》、《重现的时光》陆续出版，直到1927年才完整的出齐，共15册3200页。这本书被誉为法国文学的代表作。其中第二部“在少女花影下”曾获得了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

普鲁斯特与委内瑞拉裔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有同性恋关系。

灵魂

社会 13 林好

这本书是位知己叫我读的。她说，你适合看这本书（《刺猬的优雅》）。我也是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诧异于她对我了解至深，视她为知己。

“吐露生活的心声不能算作托付心灵。”心微微一颤——这种完全体现意识对身体影响的强烈的生命特征

单吗？倒是勒妮自己把本可以交到的朋友拒之门外，或是说有些人纵是天天见面问好却无法走进勒妮的心。她并不渴望。只有彼此在幽静的孤独中得到的从容之感才会让她深陷。对，她害怕过和姐姐一样悲惨的命运，所以她逃避。可她不是空虚的等待和呐



电影版中的勒妮
“晚安，勒妮。”“晚安，格朗。好愉快的一天”

在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发生了。呼吸急剧加快，血液全冲向小脑袋，眼睛发出闪亮的光芒，虽是这般强烈，但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

勒妮一生只有五个朋友，把那只陪伴了她十年叫做列夫的猫和那条叫做涅普顿的长毛垂耳猎狗算上。会有人在看过同名电影之后为与勒妮同样的孤单感而拥抱。是吗，是那樣的孤

喊，也从不曾在深夜里独自揭开心中的顾虑而神伤，而艺术让她成为女神。“在名字、地位和外表上我是个穷人，但是论聪明才智的话，我是一个百战不败的女神”，“从外表看，她满身都是刺，是真正意义上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喜欢封闭自己在无人之境，却有着非凡的优雅”。她甚至是在掩饰，更别谈展示。

她肥大、年老甚至看上去邋遢、无知。她寻找艺术的共同性，拥有宝贵的艺术品味，认为是超越时间的恰当感让人感到艺术和美的本质。多么精巧的女子啊。从中世纪到近代康德的哲学、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马勒和莫扎特的音乐、从荷兰、意大利画派的经典之作到最新的电影动向，都是她欣赏艺术的作坊。人类是有思想的芦苇。她把这句话诠释到极致。

在我看来，真正伟大的令人为之折服的人，哪怕只是虚构的，不是在畏惧孤独，而是享受。孤独中积淀自己，蓄势只为真实——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周遭。这样才能遇见青山流水。和喧哗的人们一起喧哗，才是最简单的事情。

就像“人类生活在一个由语言而不是行动掌握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顶级的才能就是语言的掌控力”。这位出生在摩洛哥的法国女作家真是聪慧绝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和细腻优雅的文字本身就在诠释着“刺猬的优雅”这个绝妙的组合。难过和可惜在于我读的书太少。庆幸和可救在于我现今自知心性。

时间都去哪儿了？北京地铁上。好在周围几乎都是过路人。思绪平稳地孤独着。我不禁想人类真是个庞大的数字，每当在地铁里被架着站的时候。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的人实在太多，拥挤着竞争着，原本是为了路边的景色，渐渐的以为前方才是目的。我的确不应该再去凑热闹。短暂的一生，不应该被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浪费。

它是唯一一部让我彻底安心地不顾结局的小说。“重要的不是死，而是将死之时你在做什么”，而勒妮是在准备去爱。读到这里，不是以往的惋惜心疼，而是悠远惆怅。这大抵是勒妮一生都在追寻的永恒。关于永恒，勒妮想到世津子的话“真正的新，是

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的”。虽是转瞬即逝，但其间绽放出的纯洁的美不正是她和我们追寻的吗？她让我知道哪样的活法才算做不辜负合适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胸怀坦荡。

看这副静物画，近景是刚吐出嫩绿新芽的嶙峋般的树枝，远景则是学院楼意大利式浅灰的墙面，画作的背景色是澄净的天空蓝，沁人心脾的云朵白在其间温柔的点缀着。更与众不同的是，空气中弥漫的丝丝花香在嗅觉中浅浅滑过。

要多美的光阴都有，唯愿你骨子里优雅。



萨特：“存在先于本质”

傅佩荣



萨特在当代的思想家中，以无神论作为号召。他反对宗教、反对信仰，公开宣称上帝已经死亡。上一章我们谈过，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而萨特则要将他所造成的后果深入解说。

怀疑是一种思想作用，所以可以肯定“我思故我在”。如此一来，我是由思想所肯定的，我的本质即是思想，然后就走上唯心论的路线了。身与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自此困扰着西方哲学界。萨特治学的目标，是要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思潮，还要避免走入唯心论的窄路。他采取现象学的方法，试图深入分析“意识”，由此揭示“存在”的真相。

他认为，一切现存与既成的事物，都是“在己”（ensoi; being in itself），意思是“就是在那里”，既偶存又无目的可言。这些东西若想获得“意义”，则须依赖“意识”。譬如，我认为历史上某一段时期是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如此；如果我改变想法，情况也将随之不同。换言之，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

在意识中肯定宇宙万物及历史事件的价值，那么试问这一切东西又与化石有何差异？

那么，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就是“为己”（Poursoi; being for itself），随时赋予一切事物以意义，但可随时改变之。意识因而是自由的。萨特说：“人被判决为自由的。”自由带来责任，也因而产生焦虑，因为生命是意识的不断活动，永远定不下来。萨特的悲观倾向，由此可知一二。至于他反对宗教，则是因为“神”应该是“在己”加上“为己”，而这种合一关系是矛盾的，因此神不可能存在。

由萨特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看出他排斥宗教信仰的缘故。萨特父系家族的体型比较矮小，母系家族的体型则比较高，因为父亲早逝，萨特从小就随着母亲生活在高大的女人之间。这些女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都要上教堂望弥撒。小萨特常常跟着去望弥撒，觉得这些人在教堂里面跟在教堂外面的表现完全不同。当他们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同所有人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亲切和善，离开教堂之后却又像平凡人一般，在背后批评别人，讲坏话，传谣言。

萨特从小就看到人类伪善的一面，因此对于宗教非常反感，认为宗教只不过提供了许多人伪装的借口。譬如：一个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当他犯错时，只要很虔诚地到教会去忏悔，就可以洗清所有的罪恶，罪恶洗清后，不再感受到任何压力，然后就可能不自觉地回到旧的生活路线上，继续做一些不好的事，如此不断循环；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忏悔的机会，错误就会压迫自己的良知。如此一来，这些人反而能够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让自己在思想、行为上都更为谨慎。由此可知，虽然宗教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最后却往往容易被误用。

（摘自傅佩荣《哲学与人生》第七章）

日本文学 | 清酒

刚柔并济的醇美



橘子

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读职事

件啦，计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吨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皴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

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



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不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伦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

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皴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醉与梦

社会 13 何伊宁

从在图书馆看到那黑白小册子的那一刻起，一句“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开启的是伴随了我十年的一场如痴如醉的梦。

说起侦探，是福尔摩斯、明智小五郎、江戸川柯南，金田一还是汤川学？是追求、真相还是科学？甚至是残酷、现实和人性？

推理小说是什么？是由侦探、案子、凶手、作案方式构成的条框？于我，它更像是一片森林，或阴森黑暗，但当你最后走完这场冒险，你会发现展现在你面前的光亮。而在世界众多的推理小说中，我接触的最多的是日本推理小说，日本人对科学的一丝不苟与他们的丰富的想象力使其与推理文学有着高度的契合，而在这其中我看的最多的是东野圭吾。

他身为一位探案小说家，他像是在为你编织一个光怪陆离的梦，梦的开始先告诉你结局，而你却只能在梦中或焦急或平静地来寻找那个唯一的答案。当你看到答案时，你不是轻松地吁气而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与感伤，当你回想整个梦境，你发现的是爱与恨交集而形成的悲剧，你看到的是人性与现实矛盾而产生的哀伤。

《嫌疑人X的献身》作为东野圭吾获得直木奖的作品，在我看来是他所有探案小说中最让人扼腕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所能想到最纯粹的爱情、最好的诡计”，直木奖的评语也说道“他将骗局写到了淋漓尽致”。石神的行为一切无非是因为爱。因为爱每天去同一个便当店买便当，因为爱帮助靖子掩盖杀人真相，因为爱替靖子杀人，因为爱去自首。他是一个天才没错，而当天才与天才相遇，当真相最后浮出水面，当汤川最后任由石神痛哭，感叹自

己失去了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对手，你才发现作者的所有深意。因为爱而犯下的过错究竟是否值得原谅，答案与我是否定的，但是这值得我们同情反思，值得我们为之遗憾不已。

现实中既没有像汤川君那样冷静的天才物理教授，也没有像石神那样的执着细致的天才数学家，甚至连靖子那样的善良又可怜的女性都在少数，所以我说，这样的故事更像是一场梦，一场你在独饮清酒后昏昏欲睡中经历的梦，它让你看到的是人性最纯粹的一面，看到的是本能和最原始的情感，看到的是那些你在现实中看不到却也深刻地在经历的东西。梦醒了，一身虚汗或是一声叹息，梦里的人物、台词、情节都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这便是东野圭吾小说的绝妙之处。

无论是汤川学还是加贺恭一郎，他们也都是同样有血有肉之人，而除了他们的工作以外，他们还承担着一个叫做侦探的角色，在发现真相的过程中，总会面临着自己所不愿意承认的，但这时候，他们的做法都是放掉感情公布真相，那种纠结与痛苦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除去所有不可能，剩下的不管你多么不愿意相信，那都是事实”这时候你便能完全理解福尔摩斯的这句话了。不管是探案小说的作者、还是探案小说本身，尽管再匪夷所思，他都隐藏这一个真相，一个事实。

东野圭吾及其他探案小说家都像是织梦者，而我从十年前便掉进了这样的梦里，再也出不来也不愿意醒来。

为之醉为之梦。



中国文学 | 白酒

一壶浊酒喜相逢



病隙笔记

社会 13 曹蕊

读书总是展现我的不完整 ---- 狭隘、愚昧、偏见、执拗，好在著作不等身也可所阅之籍等身，病态的灵魂又是在一次次清洗与重塑。为了“读书”这个主题，在这里借用史先生的文题，整理出些许尚可评阅之物，或一时顿悟，或联想诸多，并非皆读文有感，但确是无书不得。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2013-1

难得的下雪天气，十分微小，但在秦岭以南的川蜀之地却亦显得纷纷扬扬。多么好的雪，我已有些时日未见过雪了，忽然“他乡遇故知”之感。（1）想到迟子建的散文。（2）而我不同，只觉得美，并不希望落泪，也不希望担心会有什么预兆。过几天就放假了，回一趟家，也显得随意安适吧。

苦想 2013-7

余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大概是不同的旅客在相同的景点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学者测量文化承载力，艺术家窥视雕塑后的技巧，普通人流连和惊叹。他们像不同焦距的镜头，寻找着各自的清晰与模糊。（3）

我再回味过《文化苦旅》后很渴望“苦”一次。

想想浓重得如立体的色彩，想想峻峭戟如钩戟的笔法，想想大漠孤烟，想想 长河落日，想想将军铁马，想想烈士朔风……也只是想想罢了。

这次出行是与友人一道，有些注定要单枪匹马只身前往的荒原难以有热闹的跫音，只得孤独回响。看历史斑驳一块块重叠在一面古墙上，看黄沙漫天一层层覆盖在一方土地上，这是一个人的行走：无需陪同，无需动作和语言；无需记录，无需纸张与单反。只要伫立在那么多战士文人停留过的地方，只要回味数不尽的石匠大师琢磨过的画壁，安静地完成这次旅行。

静默的伫立，你已等待千年。

无题 2013-12

想着过去的许多事，伴随着旧照发黄的味觉。譬如三年中被植入或自然生长出爱拼才会赢的信念，譬如更早以前童言无忌，甚至听一首歌的感觉 ---- 我提起笑忘歌或北欧神话你们都要笑我了。

我看镜子里的，和之前，一天天老去。停不下的是不断改变的自己，倘若守住一颗跳动不止的心，会不会就能抵抗额头的皱纹和日日旋转的年轮？

我要溯流而上，也只“过去时的句子掉进现在进行时的狂欢里”（4），不如倒头睡去，告别昨天的事，明天迎接一个和今天一样年轻的自己。



注

（1）笔者离开故乡六年求学于四川，故生此感。

（2）“那天下着雪……只有我们俩，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地走着……天与地显得是如此的苍茫，又如此的亲切。走着走着，我忽然落下了眼泪，明明知道过年落泪是不吉祥的，可我不能自持，那种无与伦比的美好滋生了我的伤感情绪。三个月后，爱人别我而去，那年的冬天再回到故乡时，走在白雪茫茫的堤坝上的，就只是我一人了。那时我恍然明白，那天我为何会流泪，因为天与地都在暗示我，那美好的情感将别你而去，你将被这亘古的苍凉永远环绕着！” ---- 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

（3）“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 余秋雨《莫高窟》

（4）摘自简桢《筛子》，无奈原文现已寻索不到，望见谅。

顾城悲剧

“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与谢烨在新西兰怀希基岛（又名激流岛）双双殒命，曾经美好的爱情和十年的姻缘以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结束，顾城也永远定格在37岁的年龄上。

1993年10月18日，北岛在《今天》冬季号（总第23期）写下编后语：“顾城和谢烨的离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回想《今天》在白雪覆盖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诞生的日子，已如此遥远，中间隔着深渊。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们与此刻的我们正在告别，互相辨认。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2013年10月，顾城去世20年前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位顾城生前友人，他们的回忆和不断发现的文献史料逐渐还原了诗人的生活和精神轨迹，以及悲剧形成的原因。

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

1979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顾城遇见谢烨。谢烨把衣架上顾城的挎包取下来，挂上了自己的背包，顾城虽然不高兴，但两个年轻人也算因此相识。顾城是从上海回北京的家，谢烨是去承德看望父亲。车到南京，被人占了座位的谢烨站在顾城身边看他画画。顾城画了身边每一个人，却没有画谢烨。“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顾城给谢烨的第一封信）

在北京站下车前，顾城给谢烨留下了在北京的地址。“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生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顾城给谢烨的第一封信）“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谢烨给顾城的回信）

谢烨回上海时经过北京，按照顾城留下的地址找上门去，却看见顾城的衣兜上有钢笔留下的墨迹。谢烨留下了在上海的地址，“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顾城和谢烨开始书信往来。“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谢烨给顾城的回信）“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顾城给谢烨的回信）

1980年夏天，顾城参加了在北戴河

举办的首届青春诗会。顾城约舒婷去踩浪，他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给舒婷看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的辫子，明亮的大眼睛，那是谢烨。

顾城这一年从北京来到上海，花四千元在武夷路买下一套房子。这是一套居民自行搭建的上下两层的简易住房，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夹弄才能走到门前，下面一层大约15平方米，上面一层是更小的阁楼，对面楼房的居民从高处可以将顾城的天井一览无余。但这里距离谢烨在遵义路的家很近。顾城的目的是和谢烨结婚，并把她带回北京。

来到上海以后，顾城与年长一岁的诗人张毅伟成为好友。张毅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不止一次看到顾城坐在天井里用木搓板洗衣服。顾城的一日三餐非常简单，总是面条，加上排骨青菜。只有谢烨来陪伴的时候，才会由谢烨把青菜切成一段一段。如果没有肉，顾城干脆就用酱油拌光面。

为了加固和修缮竹子与砖结构的住房，顾城和谢烨曾经在半夜里拎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谢烨说顾城胆子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害怕，顾城则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第二天张毅伟请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用自行车运过去，才帮顾城解决了难题。

谢烨从夜大下课之后，顾城都会去接。但是，羞涩的谢烨不愿意让同学知道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顾城诗里的“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写的就是当时的感受。



1993年2月顾城在柏林短居时留影。（Kongresshalle/图）

顾城告诉张毅伟，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快些与谢烨结婚。

“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让我们一路上吱吱喳喳/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顾城《童年的河滨》1982年6月）

“在国外太折腾”

1987年12月11日，钟文在香港见到顾城夫妇。谢烨已有身孕，顾城对国外生活不适应，回北京还是留在国外，他们举棋不定。1988年1月初，他们最终移居新西兰。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讲授过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还一度兼职教过口语课。顾城和谢烨拍下了怀希基岛（又名激流岛）上的一座小屋，自我放逐。大学的教职聘约期满后，为了应付陡然剧增的还贷压力，顾城夫妇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但当地

法律规定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只鸡，他们得在三天内将鸡全部处理掉。“我磨一下刀，递给谢烨，换下另一把，再磨，再抓住鸡腿，拔毛。鸡翻白眼，没死的又站起来，娃哩吓哭了，他才满两岁。”（顾城《养鸡岁月》）谢烨用鸡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元。岛上的居民都认识，画好了基本是白送。

舒婷听朋友转述过一则轶闻：顾城夫妇在英国时，借住朋友寓所。待那朋友旅游归来，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1992年春天，舒婷在美国邂逅顾城夫妇，她发现顾城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舒婷早餐时慢慢吃着一块掰了一半的小蛋糕，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了？舒婷点点头，顾城立刻伸手将蛋糕塞入口中。谢烨笑着解释：他已经吃了六个。朋友在纽约请客，谢烨会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连舒婷的碗也倒给了顾城。

“顾城留在大陆就没事了，在国外

太折腾。”北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异国生活的巨大压力不仅让顾城深陷饥饿和孤独，更让他和谢烨之间出现了裂痕。有一次，舒婷和顾城夫妇在纽约逛街，谢烨要花 1.99 美元买下一只会发声的小青蛙，给孩子作礼物，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的顾城一屁股滑坐地上。舒婷想去拉他，谢烨厉声说：别理他，让他去死吧。舒婷看到谢烨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从商店出来，依然骂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

1992 年，钟文在巴黎见到顾城夫妇。钟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令他难忘的一幕。吃饭间隙，谢烨把钟文拉到一边抱怨：和顾城已经难以再一起生活下去了，他这个人永远长不大。谢烨平时去华人餐厅做帮手，早上出门前，会把蛋糕调好，如果孩子饿了，就让顾城喂一下。谢烨从餐厅带一些饭菜回来，权作午餐。有几次谢烨回来晚了，顾城竟然已经把蛋糕都吃光了，儿子在一旁饿得直哭。谢烨对钟文明确表示，准备离开顾城。

顾城话很少，问三句，回答一句，对生活的难题更是避而不谈。顾城问钟文：“诗歌可不可以是做出来？”钟文回答：“诗如果不是从心里流出来，就不可能是好诗。”这是他们在香港惟一探讨的与诗歌有关的话题。

“鱼在盘中想家”

1993 年 2 月，汉学家尚德兰在柏林顾城夫妇暂居的寓所做客。冰箱里取出的肉是冷冻的，顾城去磨有些钝了的刀，足足磨了半个小时。尚德兰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问当时在场的朋友，顾城有没有什么问题，朋友回答顾城很好。后来，尚德兰在翻译顾城诗歌的过程中，看到不少描写磨刀的诗句。“我感觉紧张，非常不舒服。”尚德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那天，顾城还把纸铺在地板上写书法。他考虑了很久，写了两个句子，一句是“鱼在盘中想家”，一句是“人可

生如蚁而美如神”。

1993 年 9 月 6 日，顾城谢烨从德国来到洛杉矶朋友顾晓阳的家中。顾城打印出新写的小说《英儿》给顾晓阳看。顾晓阳匆匆浏览，是男主人公与名为雷和英儿的两个女子同居共处的故事。顾城说过，小说写的都是真事。顾晓阳问：“谁是‘雷’啊？”顾城说：“是谢烨。”顾晓阳不再说话。谢烨笑着说：“晓阳真老实，你怎么不问谁是英儿啊？”二人嘻嘻笑笑，很愿意谈论这件事的样子。

顾晓阳和顾城独处时，顾城告诉顾晓阳，英儿是《诗刊》的编辑，也写诗，他们在激流岛上度过了半年三人同居的生活。《英儿》也是顾城口述，谢烨打字花了四个月完成的。

顾晓阳问顾城：你还爱谢烨吗？顾城当即回答：当然了，谢烨对我，就像空气和大地一样。

顾城在洛杉矶去了一次枪店，很喜欢一支手枪，问店主可不可以买了带回新西兰，店主回答不可以，因为新西兰禁枪。顾晓阳以为顾城的结局会是自杀。

当年 9 月 24 日，顾城谢烨回到新西兰激流岛家中，两天后顾城给顾晓阳写了信：“早上起来，山村依旧很美，木耳也好看了许多，灵而可人。”顾城还写到：“奥克兰也有中国小报，靠广告也能活。”顾晓阳分析，这说明至少当时顾城还是想活下去的。

“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这是顾城 1979 年 8 月 29 日写给谢烨的情书。谢烨决意离去，让情感和生活上都十分依赖谢烨的顾城无法接受。张毅伟说：顾城是一个可以孤僻到极致的人，如果他和谢烨关系不好，那就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这是顾城离世前一天给儿子 Sam 写下的文字：“Sam，如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很远的世界，回不来了，我希望你记着我一点儿。”

10 月 8 日，顾城留下给父母的遗书，用斧头砍倒谢烨，在树上自缢身亡。

北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顾城如果还活着，今年 57 岁。”

（节选自《南方周末》）

禅如戏

社会 13 白利娟

读雪小禅从花火的《忆前身》开始，后来买了《戏子》才知道它本叫《两生花》。文章里面写了两个风华绝代的女子，相互怜惜却也有波折，到最后终究是要牺牲一个，成全一个，这以后的光景便成了追忆前身的空隙。

她说：“前世我们一定是两生花，我的前身一定是你，饮了三杯酒，一杯看剑气，二杯生离别，三杯上马去！”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句话，我便喜欢上了这个文字细腻的女子，一眨眼而已。

书里面的故事真的是没有枉称为短篇小说集，虽然不过三两页，一个故事的完整性却丝毫不差。

貌似朴实无华的叙述，却将人生百味的禅语仔细的悟出，有生有死有离别，但是最痛的却也就是莫过于相见之时，最近的距离，却不知我爱你。

然后离别中，百般思念，千般留恋后。却发现曾经的许诺或是执念，在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过后。

任由时光打磨的坑凹不平，丑陋难言。

那么再见还不如不见，哪怕只有曾经的美好回忆支撑着而活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固然美好，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又是难忍的痛。

觉得看雪小禅的文，配林夕的词再加上王菲那空灵的声线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

都有的强忍的痛、黯淡的伤，然后在岁月的冲洗中，遗忘，或是记得更加深刻。

这或许就是雪小禅的禅，没有戏中唱的那么美好

人生却总是如戏，而人也化作了伶人。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
高堂明鏡悲白發，
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
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將進酒，君莫停。

與君歌一曲，
請君為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復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
鬥酒十千恣歡譴。
主人何為言少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诗人与酒

台湾诗人洛夫说：“要是拿了唐诗去压榨，起码还会淌出半斤酒来”。只简单两句话，就将唐诗里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韵味，描绘得传神透剔。古代诗人酒局酣醉出绝句，洋洋诗篇渗酒魂，是他们的拿手强项，仅一部“唐诗三百首”，就令世人对唐代的鼎盛诗风赞叹不已，也对酒的催化功能侧目相看。

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位唐代的诗坛泰斗皆嗜酒。以李白为例，在他留存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就有一百七十余首与酒有关。他寄情山水，一阙“洞庭破秋月，纵酒开愁容”，以粼粼波光和萦萦酒气荡涤心尘，意境盎然。他酒兴一发即“斗诗三百篇”，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诗人欲将酒气冲天一百年，酒仙之名当受之无愧矣。

杜甫自小就有“少年酒豪”戏称，为了换酒而典当衣物得名。在他一千四百首诗文中也有三百多首与酒有关。他一阙“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证明诗人的酒量超乎常人。他赋诗赠李白：“痛饮狂歌

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酒豪对酒仙，何须为“酒雄”虚名争出位，不如共拥杜康，惺惺相惜酒意浓，待到世界为尔等轻飘之际，岂不快哉。杜甫喝到年老，感叹“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穷困潦倒，仍四处赊账醉享杯中物，也许在诗人心中，酒比生命更重要吧？

白居易酒未沾唇名先醉，他自号“醉尹”，被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到了晚年赋闲，又自号“醉吟先生”。他的诗韵不让李白杜甫专美，酒兴更不在他俩之下。他的三千诗篇中，有关饮酒的高达三百首。他犹如李白意欲痛饮百年，一阙“人生一百岁，通计三万日。何如会亲友，饮此杯中物。”诗人和一班酒友天天买醉，“终年醉兀兀”，待醉至耄耋之年，一阙“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潇然自我，不避世俗，随地可醉，好个“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的白居易！

此外，唐代诗酒联姻的名诗人也为数不少。如“置酒长安道，同心与

我违”的王维，“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的孟浩然，“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的柳宗元，“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的李商隐，以及“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的韩愈，林林总总，多不胜数，难怪后人说唐诗会淌酒了！

其实，古代诗人嗜酒出佳句，又岂止于唐代。据史记，饮酒之风始于夏商，至魏晋始开创一代文风和酒风。其时骚人墨客大多畅饮，豪饮，狂饮甚至连命都给赔上。最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写过“酒德颂”的刘伶，十足嗜酒如命，他常乘鹿车，携酒带便铁锹，吩咐随从，在那里醉死，就葬在那里，真是视死如归！及至宋代，出了个苏东坡。苏轼性格旷达豪放，超尘脱俗，酒一入口，即化作美妙诗词，“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便是一例。在酒局中“痛饮又能诗，座客无毡醉不知”。在漂泊的日子里：“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诗人借酒寻梦解乡愁，焉知酒醒望天涯肠断，悲夫！有一回，苏轼喝到醉眼蒙眬，竟向著苍穹吟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诗人这一问，明月若有知，当会笑他醉到“痴迷”，由此却引出一阙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词：咏中秋“水调头歌”。

南宋也出了位好酒量的女词人李清照，因避战祸而流离漂泊，又因丈夫赵明诚早逝而孤单落寞，每当伤感，总会借酒浇愁，以酒忘情。她的词风精秀特绝，且多与酒有关，一阙“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醉里插花莫笑，可怜人似春将老”满是哀怨，叹息青春不再。更有“沉醉不知归路”，“浓睡不消残酒”，“酒意诗情谁与共？”这一声声哀叹掺和著浓浓酒气，将词与酒揉合成杜鹃啼血的悲情，真个是“凄凄惨惨戚戚”了。

另者，宋代出名的嗜酒名诗人也不少，如“醉翁”欧阳修一阙“画船载酒西湖好，疑是湖中别有天”，以船载酒游湖，酒量真大。又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范仲淹，乘著酒兴写出二十多首“饮酒诗”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他的“饮酒”：“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更是诗中之鸿篇极品。不过，从现存的宋诗词里，酒的韵味似乎没有唐代浓厚，但词风却不逊于唐，所谓唐诗宋词，各领风骚。

纵观唐宋的历代名诗人，有些是官场失意人，虽曾风光一时，却摆脱不了起伏跌宕的命运，又或者是壮志未酬，为情所困，又或者是淡薄名位，遁世避俗。对他们来说，酒的麻醉作用就派上用场。加上酒有散发功能，诗人们醉后兴奋激动，牵引出无穷的想象力，天马行空，思接千载，璀璨的文学艺术就此诞生出来。

诗人们即使剩下一壶浊酒，也当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寄情诗词，当然也少不了琴棋画相辅，待到胸怀舒畅，佳句款款而出，在醉意中享受最高境界，最乐处莫过于一醉解千愁了。虽然诗人骚客大多淡泊人生，不求身后留名，但是他们的名声偏偏都留了下来；正如李白所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当然，喝酒能名留青史，还需有好诗词作垫底。

（摘自网络）



關於我們



我喜歡清爽而溫暖，你喜歡自由而豪放，他喜歡平淡而穩定。一樣的，不一樣的；想要的，不想要的。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這里遇見了彼此。

不論原因如何，結果就是我們成了一個整體，將攜手走過四個春夏秋冬的整體。想到初遇見時，大家青澀的笑臉，也許興奮，也許不安，也許驚喜，也許慌張，現在想來都那樣可愛。

曾用歡快的笑聲道出我們相遇相知的緣分，曾用嘹亮的歌聲唱出我們紅塵作伴瀟灑生活的願望，曾用誠摯的眼神表達我們共同追求卓越的理想。相處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却已然在我們心里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憶。

若你要問，社會13是一個怎麼樣的班級？我想我可能還很難回答，來自東南西北各個地方的我們的魅力似乎遠不止現在展現出來的這些，還有很多的潛力等着被挖掘，還有更多的力量等着被凝聚，還有那麼多的榮譽等着我們一起去創造。

就像春季開始盛開的花朵，就像雨後開始生長的綠草，我們就是這樣帶着鬱鬱蔥蔥的草木香在不斷改變自己的整體，把過往的收獲當成肥料，來養育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許還太柔弱，或許還不夠挺拔，但是我們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社會13會成為一個讓我們驕傲的依靠。

所有的遠方和風景，都等着我們一起去領略。

所有的未知和冒險，都等着我們一起去體驗。

社會13，一起走遠一些，再走遠一些。